

“嘭——”楼上砸下一小伙

6楼刚好被偷,居民怀疑是他干的

“嘭——”一声巨响,一个重物砸落在居民楼下。

楼上居民探头一看:妈呀!落在一楼院子里的是个小伙子,满脸是血。

很快,一群居民跑过来围观,可没一个人认识这个小伙子。

这时,住在居民楼6楼的马老太从外面回来,发现家里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银行卡丢了几张。

消息一出,居民们纷纷猜测起来,“摔下楼的是不是小偷啊?”



小伙坠楼后,靠在栏杆边,满脸是血



医护人员紧急救治小伙

楼上坠下黑衣小伙

昨天下午3点左右,坠楼的小伙子靠在秦淮区平江府路乌衣巷街边一幢居民楼一楼院子里,血从口鼻喷出来,地上也到处是血。

坠落的位置刚好在防盗铁护栏旁,一楼的帆布遮阳棚被砸坏,护栏顶端一个尖头被砸弯,小伙的右脸颊有一处被深深割开的伤口,血流不止,像是被护栏的尖头戳破的。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掉下来的?”围观居民纷纷询问。小伙神志似乎有些不清醒,他嘴里嘟囔着什么,又转了几下头,然后躺倒在地,不动了。居民们赶紧报警,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他是谁啊?有没有认识的?”众人相互打听,但没一个人认识这个小伙,也没人看到他从哪里坠楼的。

“从几楼掉下来的?”居民

又朝楼上喊起来。可楼上的居民探出头一看,都称不认识。

“大白天的,怎么会从楼上掉下来?”从装束上看,小伙很是利索:黑色夹克,深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

120救护车赶到后,发现小伙仍有呼吸,立即将其抬上救护车,送往南京市第一医院。

六楼一家刚好失窃

小伙究竟是谁人?为什么会从楼上摔下来?记者挨着楼层问上去。在六楼,三户人家都没人,但住在正中一家的马老太刚好赶回来。

“我家气窗怎么开了?”马老太说,她出门时气窗关得好好,她找来凳子站上去一看,门框上有一个脚印。“肯定有人从这翻进去了。”马老太打开门,但不敢进去。站在门外可以看到,衣橱被打开,翻得很乱,床上扔着一个女式挎包,里面的东西被

翻出来。“那个包原来是放在写字台上的。”马老太说。

民警赶到现场后,住在五楼的赵大妈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两个男的敲过楼上的门。”赵大妈说,她在家听见一个人“咚咚咚”跑上楼,使劲敲马老太家的门,然后另一个人跑了上来。一人用南京话对同伴说,没得人啊!然后就没动静了。

大约10分钟后,就发生了坠楼事件。不过,赵大妈没见过这两人的面,也不知道另外一个男子去了哪里。

这番话把马老太吓得不轻。“幸好我不在家啊!不然人进来我多危险啊!”她随后发现,女儿的一个卡包不见了,里面有几张银行卡。

坠楼小伙是小偷?

坠楼小伙跟六楼失窃究竟有没有关系?居民们普遍怀疑小伙就是小偷。“他应该是从马老太家

翻到别家时,不小心摔下来的。”

民警调查发现,马老太家卧室窗户虚掩着,但搭扣被搭上,留下的空间难以穿过一个成年人。阳台朝南的窗户开着,两侧的被关上了。民警将小伙落在楼下的鞋子捡了上来,与室内的鞋印进行比对,并提取遗留的指纹。

记者随后赶到市第一医院,在急诊室见到了坠楼小伙,但他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他身边忙碌着。“伤得很重,正在进行抢救。”医生说。

据了解,小伙的颅骨骨折。民警也赶到了医院,对小伙进行调查。

小伙是不是小偷?“现在还不能确定。”一位民警告诉记者。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相关视频请登录都市圈网观看: <http://tv.dsqq.cn>)

(钱先生线索费60元)

实习生 姜毅弘 快报记者 常毅
图片由爆料人提供

»雷人雷事

奇怪窃贼 夜撬美容店只拿硬币

快报讯(实习生 朱蓓 记者 赵守诚) 凤凰西街一家美容店前晚遭小偷光顾,店门上的锁被硬生生拉坏,但主人昨天上午检查发现,店内仅仅丢失了十几元硬币,其他东西都在原位。“奇怪了,这小偷是嫌麻烦怎么的,只拿一元的大头币。”老板娘与伙计连说奇怪。

这家美容店只有十多个平米,地处一个小巷内。前天晚上,老板娘8点多就关门回家了,昨天早上,隔壁汽修店的伙计发现,美容店大门上的锁被人拉断了,玻璃门大开,“不对呀,美容店不会这么早就开门的,别是遇到小偷了。”伙计连忙通知美容店老板娘。老板娘赶到店里,仔细检查发现,店里只丢失一些硬币。

“店里面没放多少钱,最值钱的也就是一台豆浆机和一个电磁炉了,要是这两样丢了,价值一千多元。我还纳闷呢,怎么只丢了柜台上的硬币,这个小偷真笨。”美容店老板娘说。

美容店有道玻璃门,外面还有道卷帘门,但老板娘与伙计平常只关玻璃门,卷帘门从来不放下来。“放心,美容店嘛,除了一些化妆品,又没有金银首饰和现金,化妆品也不是什么大牌,有什么值得偷的?”老板娘还不无幽默地说,“反正门锁已经坏了,换个新的还要再花40多块钱。我以后就索性不关门了,里面也有床,再有小偷光顾,干脆给他当临时住所算了。”

虽然没有什么损失,老板娘还是向警方报了案,她希望能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附近治安管理。

(陈先生爆料奖40元)

被女友甩了 酒后说要炸加油站

快报讯(通讯员 建公 记者 田雪亭) 相恋多年的女友提出分手,痴情男钻进酒吧豪饮,酩酊大醉后拎着汽油桶和打火机冲进了路边的一座加油站,叫嚣着要“炸了加油站”。紧急时刻,巡逻民警发现了这一场景。

这事发生在3月27日晚上10点多钟。当时,建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巡逻至乐山路附近时,发现一黑衣男子拎着一只小铁桶在一座加油站门前晃悠,便将警车熄火后,悄悄地向男子那边靠近,快要接近时,男子突然快步冲向加油站,边冲还边喊:“不活了!我要炸了它!”

眼见着男子双眼瞪得通红,迅速掏出了身上携带的打火机,冲在前面的民警,一个腾跃,跳起来扑向男子,将其扑倒在地。另外一名民警则迅速从男子手中将打火机抢了出来,并将满桶汽油拎走。

浑身酒气的男子被制服,并被带到了派出所。四个多小时后,男子才清醒,他说自己姓吴,今年22岁,因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心情郁闷,一个人去酒吧喝酒,醉酒之后一时冲动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蠢贼偷车 摩托车主砍刀相向

快报讯(通讯员 戚研 记者 马乐乐) 凌晨时分,正在酣睡的摩托车主被报警器惊醒,他翻身起床扒在窗口,看到两个黑影在他的摩托车旁摸索,顿时急了,想都没想就家中抄起一把砍刀,从5楼冲下去,对着其中一个黑影的肚子就是一刀……

这是去年7月9日凌晨发生在百水萃城小区的一件故意伤害案,伤人的摩托车主应某只有20岁,被他砍伤的小偷当时就捂着肚子倒地不起,后来被送往医院及时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经法医鉴定,小偷的伤势构成重伤。为了弥补伤者的损失,应某的家人赔偿了4万多元。近日,栖霞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应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庭审中,要离婚的妻子语出惊人:

“他变态,买自慰器,还强迫我用!”

快报讯(通讯员 戚彦 记者 马乐乐) 一对夫妻婚后隔阂越来越深,而丈夫在工作中结识一名女子后,被对方纠缠“逼宫”,这让妻子走上了起诉离婚之路。在庭审中妻子语出惊人,指责丈夫要求她使用自慰器。

张兰和李政是3年前结婚的。结婚之后,张兰所在的企业倒闭了,她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回家待业。与妻子相反,李政跳槽到了一家待遇更好的公司,还当上了销售部经理。

由于工作需要,李政经常要很晚才下班回家,有时候还不得不在外陪客户喝酒。对此,张兰并不理解。她觉得丈夫是在有意

回避自己,找借口在外花天酒地。两人为这事连续吵了几个月,最后以冷场告终。

让夫妻关系急转直下的是李政在工作中结识的一名女子黄某。张兰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丈夫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还经常失眠,到家之后就把手机关掉。她觉得丈夫有些失常就询问他,但丈夫总是搪塞过去。“去年夏天,一个女的到我家来闹事,说李政是个负心汉,我吓了一跳。”张兰说,那时她才知道,丈夫结识了客户单位的女子黄某,两人关系暧昧。不久,两人的地下情暴露,黄某要求李政离婚,两人闹翻后,黄某还闹到了

李政单位。

张兰气极了,她要求李政将这事说清楚。“没影子的事。”丈夫轻描淡写地说,他在婚后就将工资卡给老婆保管了,怎么可能在外面花。

李政解释说,与黄某确实没有什么,只不过黄某一厢情愿纠缠自己罢了。

李政的说法没有得到妻子的认同。去年年底,张兰将李政告上了栖霞区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在法庭上,两人为李政是否有婚外情争吵不休,你一言我一语吵了两个小时也没有结论。

眼看庭审就要结束,张兰突然再次发飙:“他变态,给我买

自慰器!他自己喜欢这个,还强迫我用!”李政对妻子的“重磅炸弹”显得有些准备不足,他胀红了脸说:“明明是你去买,我才给你买的。”就为了到底是谁要买,夫妻俩又旁若无人地展开了争论,吵了几个回合还是没有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产生矛盾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家庭问题上意见不一,另外由于李政在工作中对自己约束不严,导致夫妻感情不和睦。法院还认为双方只要加强沟通,多给对方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指责,关系是有和好可能的。近日,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没钱打游戏 侄儿竟带人偷姨家

快报讯(通讯员 宁琴 记者 李梦雅) 两个常驻网吧的辍学孩子,因游戏结缘,却也因游戏走上了犯罪道路:没钱打游戏了,他们决定去偷点东西,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作案目标。这时,其中一个小男孩想到自己的阿姨家很有钱,立马带着小伙伴去“扫荡”。

“大义凛然”的这个小男孩叫吴亭,1992年出生,因迷恋上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了。一同去行窃的孩子叫曹刚,比吴亭大一岁。自打父母离异后,曹刚变得桀骜难驯,也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两个人都是游戏迷,认识

之后经常结伴外出,都常常夜不归宿。

在一起玩是要成本的,家长给的零花钱毕竟不多,这两个孩子手头拮据的时候,想到了“偷”。

2008年年底一天夜里,他们翻墙进入一电子公司,偷了一批价值六千多元的漆包线,很快销赃给了收购废品的老板,得款850元。

有了这850元,吴亭和曹刚又是泡网吧又是吃饭店,“潇洒”没几天,钱就挥霍完了。怎么办?再去搞一笔!2009年初的一天凌晨,他们转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目标。这时,吴亭狠

了狠心,跟曹刚商量:“我阿姨家是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干脆到她家偷。”曹刚当然乐得响应。

等到了阿姨家,吴亭先将防盗窗掰断了,然后熟门熟路地在客厅找了个手提包,很快翻到了5600元。临走时,曹刚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没上锁的摩托车,就将摩托车也偷走了。

第二天一早,吴亭的阿姨起床后发现家里失窃,立即向辖区报了警。

前些时日,吴亭和曹刚先因漆包线案被电子公司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民警抓获,因当时未满18周岁,且盗窃所得850元达不到立案标准,他们只被处以

拘留7日的治安处罚。结果,还没等他们从看守所出来,吴亭的阿姨家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又找来了。

最感到意外的是吴亭的阿姨,她万万没想到外甥会带人到自家盗窃,但她最终选择了“原谅”:她向警方作出说明——不要追究吴亭这次盗窃的法律责任。

日前,江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曹刚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罚金六千;吴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罚金三千。而收购他们漆包线的老板也被判处罚金。(文中人物均系化名)